

山药蛋大叔

周永胜

“大叔，山药蛋多少钱一斤？给往家送不？”

“整袋买八毛，零买一块二。往家送还得等一会儿。”

山药蛋大叔是个近五十岁的庄稼汉，听口音不是本地人。为方便讨价还价，买菜的时候，我总习惯地对他们有个称呼：大爷、大娘、大叔、大婶、大姐、大哥，按年龄叫就行。一来不降低自己什么，再说，人家耳根子一热，态度好不说，便宜一两毛也是常有的事。

今天这位山药蛋大叔有点眼生。他面孔清瘦、眼神自信、动作麻利，不一会儿就将一堆菜摆放得井然有序。品红色的西红柿、墨翠色的黄瓜、黄绿色的生菜、紫绛色的茄子、白青色的豆角……我眼花缭乱地看着，什么都鲜生生的，什么都让人垂涎三尺。

装山药蛋的塑料袋是透明的，紧紧凑地堆在那里，有五十多袋吧。想必山药蛋大叔老早就来了。透过塑料袋看过去，里面布满蒸出来的小水珠，山药蛋个头也不小，只是上面粘的土也不少，让人心里不舒服。

“大叔，山药蛋上那么多土，算分量吧。能不能把土抠一抠？”

“不抠，买就买，不买就拉倒。”大叔回

答得痛快，也让人生气。

“我是买山药蛋，又不是买你的土。”我没好气地顶撞。

“山药蛋就是个土里的东西，带点土正常吧，又不是我给粘上去的。昨天下午地里淋了一阵雨，老天爷给的。想抠让老天爷抠去，我沒那闲功夫。”大叔火性性地说道。

“那能不能少算二斤？”我推着眼镜问。

“一两不少。我说你这个人，带点土怎么了？药死你了？洗洗不就完了？又不是我故意的。人是从娘胎里出来的，带着骨头带着肉，也没见谁说少上一丁点儿。山药蛋带点土还是高看你了，让你亲近亲近大自然。你看眼前这一堆，哪个不是从土里钻出来的。不从土里钻出来，它们会有这么鲜亮吗？”

山药蛋大叔嗓门老高，跟人吵架似的。我脸一红，紧张地瞄了一下周围，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要不，人们还以为我欺负他呢。他顿了顿接着说：“我们村这山药蛋可见过大世面，东南亚、欧洲的人都吃，不信你去问问。”

这大叔话匣子一打开，就像他的山药蛋一样，骨碌碌地倒了一地，还个顶个的。但谁知道他的话真不真，我还真能去外国

问问啊。

大叔看出了我的质疑，他毫不含糊地说：“你怀疑我行，可不能怀疑我们村的山药蛋。这山药蛋是外国人寻上门来的，是他们求我们卖的。”他一脸诚恳，眼角的皱纹刚毅地扩向两鬓短短的黑发，一件半袖的深色汗衫在汗渍里早已变成了浅灰色。

大叔不再理我，开始一刻不停地张罗着，一会儿擦擦西红柿，一会儿给黄瓜洒水，看上去，每样东西在他手里都爱不释手，像他水灵灵的儿女们。大叔的一番话在我心里扎了根，我对他的态度也渐渐有所好转，原先的火气悄悄溜走了。

“大叔，山药蛋怎么能跟人比呢？”

“记住，小伙子，什么东西都能跟人比，什么东西都有来头，都有出处，这出处就是你的家、你的根。山药蛋带点土，说来不应该，那也是自然的，就算它不忘本吧。你说呢？”

我恍然大悟。自己一个大学生，在单位总是自持清高，工作时挑挑拣拣，就连买袋山药蛋还要让人家抠土，让人家送到家里，怎么就忘了自己也是农民出身？大清早的，我的身上一阵燥热，汗珠顺着脸颊滚了下来。小时候，我常常跟父亲到田间地头。每每歇下时，父亲就指着那片硕大的土地说，这就是我们的命根子呀！而

今，这命根子丢哪了？

“山药蛋整袋买六毛，零买一块！保送回家！”

我偷偷瞧着卖山药蛋的大叔，他正用生硬的普通话打手机，说的字比他的山药蛋还大，又笨又急，让人听着别扭。不过，意思也能明白个一二三。他话音一落，就指着我说：“孩子，有比我便宜的，你过去看一看，比一比，市场经济嘛。再说，你上班赚钱不容易，我是比别人贵了两毛，你能省就省点。省个路费，能多回家看看。我这几袋山药蛋，不愁处理。你要现在买，我还能说了算。你也听到了，再过一阵，有人就全拉走了，就是刚才那个电话要的。”山药蛋大叔语气坚决，不容置疑。

我蹲下来，挨个摸着那足有拳头大小的山药蛋，用手指在上面捅了一下，凑上去狠狠用鼻子嗅着，那泥土的芳香让我有点陶醉。

我不再迟疑、也没有理由迟疑，连忙说：“大叔，我要，我要一整袋。”

“那你等一等，让我媳妇给你送到家去。”

“不用，大叔。我也是农村出来的，这点活儿我能干。”说完，我扛起一袋往家里走去。

(作者单位:西曲选煤厂)

诗人

张慧娟

空无一人的地铁
开往
不知名的方向
擦肩而过的陌生人
行色匆匆

每个人都是诗人
有的
用文字表述
有的
用生命呈现

粗旷的文笔
细腻的文风

这一夜
窗外下起了大雪
雪地上
写下你的名字
渐渐
消融

(作者单位:屯兰选煤厂)



吃饺子了

杨英娥（太原公司）



家
庭

一屋烟火半橱旧忆

梁燕

周末闲来无事，翻箱倒柜给家里做了次大扫除。在厨柜最深处，竟翻出一摞蒙着薄尘的锅碗瓢盆——搪瓷碗印着安全生产知识竞赛的字样，不粘锅贴着职工趣味运动会的标签，连那口砂锅，都是当年迎新春文体活动的奖品。还有成套的杯子，玻璃碗……擦去浮尘，看着这些印着单位标识的物件，心头忽然漫过一阵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慨。

这些锅碗瓢盆，没有精美的包装，却件件都藏着一段鲜活的记忆。记得那年安全生产知识竞赛，为了拿到一等奖的这口不粘锅，我抱着题库背了好几个晚上，决赛时和对手抢答到最后一题才险胜。领奖品

那天，同事们围着看，有人打趣说“这下回家炒菜都有动力了”。还有那套搪瓷碗，是职工趣味运动会上拔河比赛的纪念奖，我们部门十几个人喊着口号齐心协力，虽然只拿了参与奖，可捧着碗回办公室的路上，大家笑得比拿冠军还开心。

刚领回家时，这些物件都是我的“心头好”。不粘锅煎鱼不粘底，砂锅炖排骨格外香，搪瓷碗则成了盛汤的专用碗，每天在厨房里叮当作响，盛满了三餐的烟火气。后来日子久了，家里添了不少新式厨具，这些带着活动印记的锅碗瓢盆，便被渐渐挪到了橱柜深处，蒙上了时光的灰尘。

如今再次拿起，指尖抚过碗底模糊的活动名称，仿佛又看到了当年活动现场的热闹：拔河时涨红的脸庞，抢答时举起的手臂，领奖时灿烂的笑容。原来，这些看似普通的锅碗瓢盆，早已不是简单的生活用品，而是一段段岁月的见证，是和同事们并肩欢笑的印记，是藏在烟火里的温暖旧时光。

我没有把这些旧物件丢掉，而是仔细擦拭干净，重新摆进了橱柜。或许它们不会再被天天使用，但每次打开柜门看到它们，就会想起那些在单位里一起奋斗、一起欢笑的日子，想起那些闪闪发光的、平凡又珍贵的时光。(作者单位:屯兰矿)